

## 养牛往事

■廖锦瑞

家乡湖岭镇大岭垵村从前有许多养牛人家。我家也先后养过黄牛和荷兰牛。牛给农家带来的好处真多——黄牛耕地、积肥料，是农民的好帮手；荷兰牛可挤奶增加收入，改善农家生活。而关于牛的往事，更是多如牛毛，可以装满一箩筐，但诸多已被岁月的尘埃封存于记忆深处，一经忆起，便历历在目。

### 放黄牛

童年时，我曾跟随邻家伙伴在山野里放牧黄牛，那是充满野趣的快乐时光。那个年代，一年四季，漫山遍野都有农民劳动的身影。一般来说，夏秋季节，山上都有农作物，大人在山园种植或收挖番薯等庄稼，孩子们上山放牛。这时节，牧童要紧跟黄牛屁股走，一不小心，损害庄稼，轻则挨骂，重则赔偿。秋后与冬天，是空山时节，漫山满坡，成为黄牛和牧童的自由天地。把黄牛在山坡上一放，任它东南西北去吃草。小伙伴们像山老鼠一般，在山上玩乐，在高树上攀爬。山林中的野果——“柿林子”“山炊饭”“糖钵儿”（金樱子）——任你摘，吃个饱，这是大自然赏赐给牧童的最佳零食。

伙伴们还在山上玩游戏：女孩子踢毽子、跳绳，男孩子玩“跳人头”（又叫“起屋九间”），或者玩爬树、爬竹子比赛。大家玩得很开心，也充分释放少年好奇之童心。有时到了中午或傍晚应该回家的时间，却找不到自家的牛，咋办呢？就摘取一枝蕨柴，截成牛头样子，然后在手掌心一摇又摇，口中念着“牛牛在哪里……牛头牛尾朝那边……”有时真的灵验，很快就找到了自家牛。

勤劳的孩子，少玩或不玩游戏。我家姐妹们很勤劳，经常在秋冬、农闲时节，或者就是放牛的日子，不贪游戏，而是上山捡柴禾，掏“番薯落（là）”。所谓“番薯落”，就是主人挖掘时不小心落下的番薯。几乎每年，姐妹们和我掏来的番薯落，晒成番薯丝，都可装满好几个箩筐。

### 养奶牛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村里人家陆续开始养奶牛，我家也开始养荷兰牛。奶牛，



不宜放牧，需要家养。姐妹们的任务就是割牛草。我们跑遍村域内每一垄田埂，每一座山岗，每一丘山园，甚至远去数里路外的高山田园割草——冯吞寨、太平山、猪娘岗、牛端头、大同村后山、四谷山山背等地都去过。我们起早出门，中午甚至傍晚才挑担回来。夏天高温，骄阳似火，本应该躲在家里防暑纳凉；寒冬腊月，霜风刺骨，许多村民蹲在道坦角晒太阳，或者躲在被窝里暖和——而养牛人家的孩子，为了备足牛草，不怕酷暑严寒，每天挑着竹篮子，头戴箬笠，光着脚丫，或套一双近乎露底的旧鞋，跑遍田地山园去割草。

大岭垵养奶牛有几十户人家，是本镇最多的，瑞安百好乳品厂就在我村设立了“奶站”。村里有人说，奶牛户都是富裕人家。我却说，他们只说对一半——奶农当中有些真是富裕人家，而我家跟“富裕”还有很大距离，只属于勤劳人家。曾听父母说过，我家第一次为了凑钱买奶牛，卖掉了黄牛，卖掉了一箩筐一箩筐的稻谷、豆麦，还凑不足，又向村中富裕人家贷了款。

自从养了奶牛，也确实让家庭宽裕起来。首先是肥料多，粮食更多。有一句谚语：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。是的，农田多施牛粪肥，少用化肥，不仅省钱，而且少虫害，庄稼产量又高。

奶牛给家庭带来不菲的收入。刚开始牛奶收购价是每斤一毛，后来慢慢涨到一毛二、一毛五。一头奶牛每天可挤多少斤奶呢？生牛犊后的一段时间奶量高，高达几十斤；几个月之后，就每天两三斤。若哪天多挤出一斤，一家人都会高兴半天。记得有一年夏天，连日台风，洪水漫过瑞湖公路陶溪埠、潮基街等路段，牛奶运不出去。大人们只好挑着鲜奶到镇上卖掉一部分，留着部分自己喝。大人心疼，念叨着又少了一笔收入，孩子们却暗自高兴，拿大碗咕咚咕咚地喝，喝得满嘴奶白。奶农们每半个月到奶站领到“奶账”（牛奶钱），接过那沓钱——汗水换成奶水，奶水又换来钞票，攥在手里，个个心里美滋滋的。养奶牛的人家，也因此村里格外让人羡慕。

但是奶农家庭所体验的辛苦，旁人不得而知。黄牛，喂饱草料就好。奶牛，需家养，需主人日夜呵护。从牛栏管理、牛食搭配，到牛的健康状况等方面，牛主人都得亲力亲为，付出艰辛的劳动。要学习别人的养牛经验，尽量做到科学喂养，有时还要请教畜牧兽医专业人员。在奶牛生小牛犊那段时间，牛主人一般要铺竹床睡在柴寮间的牛栏外。

奶农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挤奶，每天上午、下午挤奶两次。大岭垵奶站有好几位挤奶工，技术好、服务态度好的是项裕存，他还是奶站负责人，奶站就设在他家。每天凌晨3点多，他就挑着空奶桶出发，先前往最远的下各村奶牛户家挤奶，然后一户接着一户。凌晨四五点钟，到达我们村村口，距我家一百多米处时，他会敲响奶桶，提醒我家做好准备。他用奶桶提手（有时用一根小木棍）在奶桶盖上响亮而有节奏地敲：“哐……哐……哐……”父母听到这声音，急忙起身，亮灯准备，牵牛出来等候项师傅挤奶。挤奶完成后，父母就开始喂牛草，打扫牛栏，随后准备安排新一天的劳动。

长期以牛为伴，与牛为友，自然地也传承和发扬了牛的精神。几十年过去，村里的奶站早已撤了，村里的孩子也不再放牛、割草，他们喜报频传，并不断涌现学业很牛、事业很牛的新人新事，若一一拾掇起来，恐怕用箩筐也装不下。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变化！

## 验壅·偷菜

■虞秋生

走过四季方知，最寻常的日子里，既有痛快酣畅的时光，也有诙谐滑稽的时刻。即便在生产队的年月，社员们白天集体劳作于田间地头，傍晚收工后各自归家，日子重复而单调，却也少不了有趣逗人的故事。手指验壅、抓阄偷菜，便是其中两个。

先说验壅。壅，即农村粪坑里的粪水。五十年前，瑞安农村的屋前屋后、湖西边、道路旁，茅坑随处可见，几乎家家都有。一方面为家人、路人如厕提供方便，另一方面以此积攒粪便，充当肥料，用于肥田。

每年春耕时节或早稻收割之后，生产队为了给农田追肥，便会向各户分派坑壅指标——每户须向生产队交三五担粪水，挑到指定地点，并泼洒到农田中。每担五十公斤，按担折价，计入年终分红。

农户积攒的坑壅，先要留着浇灌自留地，有余才能完成队里分派的任务。有些人自家自留地多，坑壅用得勤；有些人口少，坑壅积攒得慢。完不成指标的，便有人动了歪心思：从湖西里舀水倒入茅坑粪池，把粪水稀释了，再挑去交差。

这点伎俩，哪里瞒得过常年与粪水打交道的社员？眼睛一瞟，鼻子一嗅，便知端倪。只是无凭无据，难以服人。

正当社员们气愤无语、队长着急无策时，队里的记工员想出了法子。那天一早，他便守在劳动现场。社员挑着粪桶一到，他快步上前，右手修地伸入桶中，手指在粪水里一划，随即往舌尖上一点，舌头缩回嘴里搅了搅，像抿糖似的动了几下，然后吐出两个字：“落事！”——这便是给坑壅下了合格的结论。若说的是“掺水”二字，那这担粪水便要折半计价，只能按二十五公斤算。那些作假的本就心虚，眼见人家把粪水放进嘴里尝辨，觉得有根有据，只好认栽。记工员一连验了三天，掺水的粪桶便绝了迹。

周边生产队听说后，纷纷来“抄作业”，回去争相仿效。十里八乡，坑壅掺水的现象就此消失。

十年后，有人好奇地问记工员：“你把粪水往嘴里放，难道不怕脏、不怕臭、不怕别人笑话？”记工员笑了笑，神秘地说：“这个秘密，如今可以讲了。”原来，他也怕脏怕臭，只是责任在身，硬着头皮上罢了。那手指验壅，其实是假的——他边说边放慢动作示范起来：右手食指往粪水里一蘸，往舌头上递的却是中指，蘸了粪水的食指早已弯曲贴向掌心，嘴巴里的嚼动不过是

做做样子。为让这“魔术”演得逼真，他事先练了三天，直到动作又快又连贯、毫无破绽，才拿出来用。这障眼法，受检的人也好，旁观的也罢，谁也看不出来。

再来说偷菜。那是生产队后期的事，偷的是花菜——学名花椰菜，用的是抓阄的法子。

如今城乡百姓丰衣足食，饥饿的滋味怕是体会不到了。可在那个年月，饿肚子是常有的事。生产队分的稻谷少，口粮缺口大，许多人家要靠自留地收成换些番薯丝充饥。油水不足，人就容易饿。尤其是半大孩子，正长身体，消化快，晚上九点来钟肚子就“造反”了，咕咕直叫，社员管这叫“肚饿槽起”。有个生产队，五个同龄少年白天一起干农活，晚饭后常结伴散步，自称“铁杆五兄弟”。一天晚上，压完三公里马路，个个饥肠辘辘，想寻点东西垫垫肚子。商量来商量去，瞄上了地里的当季菜：油冬菜、芥菜、花菜。比较一番，大家意见一致：吃花菜！

可到了谁去砍菜的问题上，众人互相推诿——说是砍菜，其实就是偷菜，万一被抓了现行，多难为情。争执不下，有人提议抓阄，众人称好。

五张小纸片，三张空白，两张画了小刀。抓着画刀的，便去执行砍菜任务。结果，带刀的纸片分别落在一个外号“电线杆”（因长得又高又瘦）和一个外号“短舌”（因说话有时含糊不清）的手里。“电线杆”干劲冲天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；“短舌”却直往后缩，说自己胆小不敢去。抓着白纸的三个人，一边嘻嘻哈哈，一边把话挑明：不去就掏钱请客。“短舌”无奈，战战兢兢地跟着“电线杆”走了。

到了地头，“电线杆”与“短舌”分工：一个负责砍菜，一个负责望风。眼看“电线杆”砍到最后一颗花菜时，一只野猫突然从旁边的油冬菜地里“嗖”地蹿出，从望风的“短舌”脚边一闪而过。正高度紧张的“短舌”吓得浑身一颤，裤裆湿了半截——竟尿了。

回到村里，“短舌”没提这事，狼吞虎咽吃完花菜，才吞吞吐吐讲了尿裤裆的经过。众人哄堂大笑，从此在他绰号后面加了三个字，成了“短舌胆小鬼”。

半个世纪过去，验壅与偷菜的故事，早已随那个时代的潮水退去。它们是生活长河里溅起的小浪花，是带着泥土芳香的乡村记忆，妥帖地镌刻在特定地域的大地上，也深深烙进那一代人的心中，永不消散。

## 马屿曾驻“军马”

■陈桂芬

丙午马年说“马”，聊聊“马屿”与“马”的密切联系。

据《瑞安市地名志》记载：“镇西有龟山（北）、蛇山（南）两座小山，中间凹进，形似马鞍，合称马屿山；明代弘治、嘉靖《瑞安县志》已载此山名，后来以山名为地名称之为马屿，成为现在的行政乡镇名。”在我的记忆中，马屿曾经有马，最早见到的是解放军骑兵部队的军马。

我们生在江南水乡，这里原本是没有马的，从小看到的只有牛。偶然看到马，都觉得是稀罕的事。我五六岁时，住在马屿高岙村，那时经常看到解放军骑着军马，在“马曹公路”上奔驰，也常看到他们牵着军马到我家屋后的高岙山上去放牧。我的外婆家在马屿文昌下街，离下宫（现广曜宫）很近。那时，下宫就是马厩，当地人都管它叫“下宫解放军养马场”。我一到外婆家，便住在这里看马。经常看到解放军战士喂马，往马槽里倒入稻草。那时到底有多少匹马，我说不上来，只知道反正不少。我那时一直有个疑问：马的缰绳，一头拴在马的头部，另外一头拴在围栏的柱子上，马就一直这么站着，怎么从没见过它们躺下来睡觉呢？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瑞安马屿驻军，属于温州军分区守备部队的骑兵分队。周边设有简易的营房与马厩，配备着军马。当时正值战备时期，这支部队是重要的机动力量，担负着山区巡逻、物资运输、通讯联络等任务。

马屿文昌下街的下宫，靠近集镇中心，物资补给和管理都方便，是建马厩和营房的合适地点。而高岙离营房近，高岙山一带地形平缓，山上有青草，便成了遛马、放牧的好场所。记得有一次，几位解放军战士牵着好几匹马，经过高岙村旁的田间小路。那时农田里刚播下麦种，或是才长出小麦苗，一匹马不知怎的突然惊了，不听使唤，在麦田里一通乱踩。两位战士费了好大劲，才总算把马驯住，牵回到路上，但那片麦田已被踩踏了好几处。战士便对田边的农民说着什么，可那农民只懂得本地方言，后来勉强理解为“麦粉给你补偿”，便很高兴地答应了。其实，战士说的是“马粪给你补偿”——因为“马粪”与“麦粉”在本地话里发音有些相近，闹了误会。后来大家得知原委，都笑弯了腰。

高岙山上，也常有解放军进行实弹

射击训练——我们那儿叫“打靶”。有时军马驮着物资到现场，几位炊事班的战士就在我家屋后的山坎上，挖土搭起临时的灶台。我们几个小伙伴便围在一旁，看他们烧火做饭。有一次，他们带来的柴有些潮，火柴怎么也点不着。一位战士比划着，嘴里说着什么，我懂了他的意思，就带他到我家拿了一些干燥的稻秆。用稻秆接了火，柴便燃得旺旺的。等饭菜烧好，那位战士竟打了一碗肉送到我家，表示感谢。这份情意，至今想来，还是暖烘烘的。

还有一天中午，几位战士把马拴在高岙山的桉树上，席地休息。我凑近，站在一位战士身边，但他对我说的话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后来他拿出一枚毛主席像章给我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也没有说一句“谢谢”，马上跑回家告诉了妈妈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那枚像章我还好好地保存着。

上世纪70年代后期，汽车、摩托车慢慢多了起来，骑兵部队和军马也渐渐撤了。驻马屿的解放军骑兵是什么时候走的，我全然不知。只记得高岙山上再也看不见军马，也听不到打靶的声音了。但那一碗肉、一枚像章的事，我永远忘不了。

## 油菜花的舞蹈

■孔令周

她们打开笑脸。她们打开笑脸  
黄金的亮色与厚重  
清脆。在风中摇曳

来吧。跳一场绚丽的舞蹈  
齐溜溜的转身，齐溜溜的舒展  
这是三月的风。扑面而来的温柔  
广袤的原野铺上了华锦

那些沉睡的梦，都在唤醒  
翠绿的裙摆。鹅黄的腰身。  
青春的华尔兹  
正在上演



### 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  
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安市委宣传部  
瑞安市融媒体中心  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